

武汉伢

鞍山实验中学 初二 3 班 李云心

我，是武汉人。

它，悄无声息，不约而至，如同“红死魔”与愚昧无知的人类寻欢作乐，在这场“假面舞会”上夺去了多少鲜活的生命—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。

“今天是武汉封城的第一天，下面是记者带来的现场报道……”新闻主播一字一顿地说着。

武汉被摁下了暂停键，热闹被病毒藏起来了，人与人之间有了距离。但是，心与心之间依旧紧密。疫情从武汉到全国，支援从全国到武汉。我聚精会神地看着新闻，我知道在远方还有老家的亲人。今天是过年的第一天，爸爸不在家。他说他是军人，是党员，是时刻不能放松的人。

“什么？爸爸你……”爸爸的电话让我一下子从椅子上跳起来。“妈，老婆，丫头。我要去前线了，”一句话犹如惊雷炸在狭小的房间里，家人们神色各异。

妈妈一把抢过电话：“去前线的要有……”

“放心，我是党员，已经主动请缨了。家里就靠你了……”电话那头便没了声音。

伴随着妈妈从眼眶里滑下的泪珠，年夜饭时，一把椅子是空着的。

我，守了整整一夜。

不仅仅是为了过年的习俗，是怕自己一睁开眼，看见的却只有他的背

影了。

晚霞以充血的眼睛，向坚挺的大树回眸嫣然一笑，门“嘭”的被关上，这时候夜，拖着黑纱的长裙，心情沉重，蹒跚地出来。

我一下子跳起来：“爸爸，你就不能申请留下陪陪我吗？哪怕就是一天，一天也不行吗？”

爸爸怔了一下，没有回头看我，只说：“我是一名军人，责任和使命不允许我的迟到！再说，你难道不想为武汉出一份力吗？”

耳边响起熟悉的老家话，我的思绪不禁飘荡到上一次回武汉的场景。那年，也是春节。整座城市就像用金珠银珠镶了起来，繁华热闹。而如今，武汉长江大桥也依旧有着希望，“武汉加油，中国加油！”的字样从未停息。

“徘徊相顾影，泪下汉江流。”李白写过许多在黄鹤楼的送别诗。

爸爸出征的那一刻，我看见淡淡的晨曦将他围起来，然后渐行渐远了。晚上，我终于接到了爸爸保平安的电话，我心中高悬的石头终于落地。

“爸爸，你到了？辛苦了！”

“是的，我还要去……”

“爸，姑姑，姨奶奶……隔壁村的王爷爷，还有李叔家的小花狗！他们，他们怎么样！”

待我将连珠炮似的发问结束，殊不知爸爸忙得早已挂断电话。

不过，后来我也在一天天的等候里知道了来自武汉的亲朋好友，甚至是不认识的陌生人对爸爸以及他们的医疗队的帮助。

我，等这个城市重新按下播放键，等地铁里的人多到挤不上这一班，

等大排档里的人吵到必须扯着嗓子说话，等武大看樱花的人比樱花还多，等过早抢不到最爱的那碗热干面。

我，是武汉人。